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明太祖文集卷十一至
三

詳校官中書臣吳環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銓

校對官助教臣胡予襄

謄錄監生臣高天球

欽定四庫全書

明太祖文集卷十一

明姚士觀等編校

樂章

圜丘樂章

迎神

仰惟兮昊穹臣率百職兮迓迎叶幸來臨兮壇中上下

護衛兮景從旌幢繚繞兮四維重悅聖心兮民獲年豐

奠帛

民依時兮用工感帝德兮大化成功臣將兮以奠望納
兮微衷

進俎

庖人兮列鼎設羞兮以成方俎兮載獻願享兮以歆

初獻

聖靈兮皇皇穆嚴兮金牀臣令樂舞兮景張酒行初獻
兮捧觴

亞獻

載斟兮載將百辟陪祀兮具張感聖情兮無已拜手稽
首兮願享

終獻

三獻兮樂舞揚敬羞俱納兮氛靄而芳祥光朗朗兮上
方况日吉兮時良

徹豆

粗陳菲薦兮神喜將感聖心兮何以忘民福留兮佳氣

昂臣拜手兮謝恩光

送神

旌幢煜煜兮雲衢長龍車鳳輦兮駕飛揚遙瞻冉冉兮
去上方可見烝民兮永康

望燎

進羅列兮詣瘞方炬欲發兮煌煌神變化兮物全於上
感至恩兮無量

方丘樂章

迎神

仰皇祇兮駕來川嶽從迎兮威靈備開香烟繚繞兮神
臨御街漸升壇兮穆穆霽瑞氣兮應結樓臺以徵衷兮
率職幸望聖悅兮心諧但允臣兮固請願嘉蒸民兮永
懷

奠帛

臣捧兮以筐玉帛是進兮歲奠以常百辟陪祀兮珮聲
琅琅惟南薰兮解愠映燎炎兮煌煌

進俎

庖人兮進湯大烹牲兮氣藹而芳以微衷兮獻上曰享

矣曰康

初獻

初獻行兮捧觴聖靈穆穆兮洋洋為烝民兮永昌鑒豐

年兮耿光

亞獻

雖敬羞兮已張法前王兮典章臣固展兮情悃用斟醴

酒兮載觴

終獻

爵三獻兮禮將終
臣心眷戀兮無窮
恐殺羞兮永具將
荷報乎神功

徹豆

俎豆徹兮神熙
鸞輿駕兮旋歸
百神奕奕兮雲衣
敬奉行兮弗敢遲

送神

卷十一
祥風興兮攸攸雲衢開兮民福留歲樂烝民兮大有想
洋洋兮舉觴載酒

望瘞

穀羞玉帛兮瘞坎中遥瞻隱隱兮龍旗從祀事成兮盡
微衷感厚德兮民福雍雍

合祭天地樂章

洪武十年八月
二十日改定

迎神

荷蒙天地兮君主華夷欽承踴躍兮備筵而祭誠惶無

已兮寸衷微仰瞻俯首兮惟願來期想龍翔鳳舞兮慶
雲飛必昭昭穆穆兮降壇壝

奠帛

天垂風露兮雨澤沾黃壤氤氲兮氣化全民勤畎畝兮
束帛解臣當

進俎

庖人兮列鼎設羞兮以成方俎兮載獻願享兮以歆

初獻

聖靈兮皇皇穆嚴兮金牀臣令樂舞兮景張酒行初獻
兮捧觴

亞獻

載斟兮載將百辟陪祀兮具張感聖情兮無已拜手稽
首兮願享

終獻

三獻兮樂舞揚敬羞俱納兮氣霽而芳祥光朗朗兮上
方況日吉兮

徹饌

粗陳菲薦兮神喜將感聖心兮何以忘民福留兮佳氣
昂臣拜手兮謝恩光

送神

旌幢煜煜兮雲衢長龍車鳳輦兮駕飛揚

望燎瘞

進羅列兮燎瘞方炬歆發兮煌煌神變化兮束帛將感
至恩兮無量

合祭社稷樂章

洪武十年八月
三十日改定

迎神

予惟土穀兮造化功為民立命兮當報崇民歌且舞兮
朝雍雍備筵率職兮候迓迎想聖來兮祥風生欽當稽

首兮

春告
秋拜

年豐

奠帛初獻

氤氳氣合兮物遂蒙民之立命兮荷陰功臣將疋帛兮
獻微衷初斟醴薦兮民福洪

亞獻

予令樂舞兮再捧觴願神昭格兮軍民康思必穆穆兮
靈洋洋感厚恩兮拜祥光

終獻

干羽飛旋兮酒三行香烟繚繞兮雲旌幢予今稽首兮
欣且惶神顏悅兮霞彩彰

徹饌

粗陳微禮兮神喜將琅然絲竹兮樂舞揚願祥普降兮

遐邇方烝民率土兮盡安康

送神

氤氳氤氳兮祥光張龍車鳳輦兮駕飛揚遙瞻稽首兮
去何方民福留兮時雨暘

望瘞

捧敝羞兮詣瘞方鳴鑾率舞兮聲鏗鏘思神納兮民福
昂予今稽首兮謝恩光

先聖三皇歷代帝王樂章

迎神

仰瞻兮聖容見鸞輿兮景從降雲衢兮後先來俯鑒兮
微衷荷聖靈兮蒼生有崇瞻諸帝兮是臨予頓首兮幸
蒙

奠帛

秉誠兮動聖躬來列坐兮殿庭予今願兮效勤捧帛
饌兮列酒樽鑒予情兮歆享方旋駕兮雲程

初獻

酒行兮爵盈喜氣兮雍雍重荷蒙兮再瞻再崇羣臣欣
兮躍從願覩穆穆兮聖容

亞獻

再斟兮禮明諸帝熙和兮悅情百職奔走兮滿庭陳籩
豆兮數重亞獻兮願成

終獻

獻酒兮至終早整雲鸞兮將旋宮子心眷戀兮神聖欲
攀留兮無從躡雲衢兮緩行得遥瞻兮達九重

徹豆

納穀羞兮領陳烝民樂兮幸生子將何以兮崇報惟歲
時兮再瞻再迎

送神

播幢繚繞兮導來蹤鸞輿冉冉兮歸天宮五雲擁兮祥
風從民歌聖佑兮樂年豐

望瘞

神機不測兮造化工珍羞禮帛兮薦火中望瘞庭兮稽

首願神鑒分寸衷

明太祖文集卷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明太祖文集卷十二

明 姚士觀等 編校

樂歌

大祀文拜歌九章

朕聞太極之化也則天生於子地闢於丑立極既定虛
其中而為寰宇是時人生於寅樂居兩間故曰世人生
既多非主莫馭天生君而為民立命然鴻荒之時君天

下者雖多莫知誰始今以載之於書者始伏羲自伏羲相繼而至唐虞以及夏商周斯數君者以開天立極首興彝倫者乃前伏羲神農黃帝是也法三皇而守行者少昊顓頊高辛唐虞其增減禮樂文飾其事者獨夏商周是也亦相繼而增減其事者秦漢以至於宋元嗚呼天性自然而常者三綱五常也昔聖人度人情而措彝倫特不逆其性務從其善固為萬世綱常未嘗有異此道而為人君者每聞昔君欽若昊天寅賓出日未見有

怠於敬者及朕即位以來儒臣遍歷羣書自周以至於
宋元皆考祀事之典莫為之後雖盛弗繼然當行祀之
時惟宗廟頗合人情及南北二郊以及社稷甚有不如
人情者也且不如人情者以社稷言之古人以社為五
土之神稷為五穀之神土主發生五穀因之以生而乃
一園中各處壇而祭是土穀不合於生生之意也當行
禮之時先社固宜而又先奠社之配位然後方行稷神
之禮此果當乎以朕度之此所以不合人情者也况朕

自即位以來祀天享地奉宗廟社稷每當齋期必有風雨臨祭方社每常憂之京房有云交祀鬼神必天道之雍和神乃荅矣若有飄風驟雨是為未善於是自洪武十年更社稷於闕右比前人之所以禮殊式異去繁就簡一壇合祀以奉二神神乃我荅人事歡悅後洪武十一年命三公率工部役梓人於京城之南創大祀殿合祀皇天后土當年冬十月三公入奏告工已成朕命禮部去前代之祭期歲止一祀且古人之祀南北郊朕度

之彼以義起故曰南郊祭天以其陽生之月北郊祭地
以其陰生之月孰不知至陽祭之於至陰之月至陰祭
之於至陽之月於理可疑且掃地而祭其來甚遠言及
祀天地尚實不尚華固執古而不變至今所以天地之
享與人大異以理言之天地反不如人享以朕言之若
以斯祀之禮執古不變則人之享亦執古而不變若人
執古則有汙尊抔飲茹毛飲血巢居穴處以今言之世
可行乎斯必不然也因是命太常卿每歲祭天地於首

春正三陽交泰之時是其宜也遂於洪武十二年正月
十有一日合祀天地前期致齋五日內二日以告仁祖
廟三日正齋風和日煖及夜升壇山川草木不搖江海
息波濤而浪靜輕雲縹緲於昊穹獨露大降於天中纖
塵不動銀燭光舒而燄挺香烟裊繞而凌雲散饌芬芳
柴燎烟昇上達于九天斯必神之降臨合祀之宜也朕
雖失學無文特實其事而歌詠之歌曰

第一歌

陳樂而奏

金石絲竹之會陳兮必五音以諧同命太常拊鼓而撫
琴兮加寶瑟以及竽鍾磬聲嘹唳而韻窮兮吹塤箎以
管從度干羽而周旋兮文武之樂隆百辟奔走而供獻
兮期上下以來通

第二歌

駕出天門

遙瞻闔闔之開闢兮飛龍前導而翱翔躡蹻舞鳳揚

兮鸞輿冉冉而上方侍從景從周匝兮天香馥郁而旌
幢張帝衣玄雲之衣兮彩霞赤霓而為裳稽首仰瞻遙
迓兮耳聽金玉之鏗鏘帝臨世而閱民兮蒙臻百福而
海內康

第三歌

駕昇地戶

洪龐之戶闢兮擁地祇之旌幢麒麟丹鳳之挾車兮角
端前驅以騰驤護衛森然而凜凜兮於昭穆穆而聖皇

稽首鞠躬而駕來兮惟恪勤以趨蹌為母之慈而為民
兮合造化於乾陽予率百職以候臨兮惟非禮而願享

第四歌

七曜從駕

天星不息而周章兮擁旌旄而運銀潢播幢繚繞於太
虛兮護從鸞輿而至下方惟五星日月照耀兮邇帝左
右而龍旂傍引領以欣覩兮威威而衛帝行

第五歌

嶽鎮從駕

觀旂幟之四維兮列神威而倍張嶽鎮海瀆之會兮欽
地祇之來降陪神迂聖而相從兮擁山鬼於幽篁飛蒼
龍而儵然兮清塵導道而妖魅藏翹首以候來兮聖皇
為民而錫康

第六歌

瞻天望聖

民知天地之臨祭兮老幼相將而仰昊蒼日吉而時貞

今慶雲縹緲於天堂
紫燎烟焰而福給
今盡寰宇以芬芳
民歌且舞而跳躍
今俯仰乾坤以荷聖皇

第七歌

兆民之福

皇天后土之既臨
今享穀羞而美椒漿
思陰陽之會合
今如臨已而穆穆
洋洋躬竭衷以趨
踰今周旋三獻而
奉觴皇皇三聖之
優游今眷予牧民
而為王惟天地之
恩無極今獨父母
之育相當雖欲報
之何已今但法常

經而頗臧

第八歌

鸞駕回旋

氣氤氳而馥郁兮樂聖駕之旋幢喜雲衢之睽冉兮天
廓落而地洪龐目遙送而俯仰兮鸞輿升降而達玄黃
慕神降臨之盤桓兮於心熒熒而耿光願民之多福兮
每以歲首而奠筐

第九歌

升降敬羞

升沉燎瘞而幻化兮敬羞備納而供勤昌以之而祈穀
兮民謳歌而福愈良想天門地戶之茫茫兮欲假之來
享而難望樂大禮之既成兮必時若而雨暘

迎神歌

薰風蕩蕩兮解炎備朝紳兮懼恐弗專夜沉沉兮星辰
團圞皓月輝輝兮馳天稽首頓首兮遙瞻孰知后土兮
何然昊天昊天鑒蒼生兮來筵

送神歌

諸侯趨蹌兮肅齊列郊壇兮次第金石絲竹兮方攜早
彷彿兮鳳凰來儀俄冉冉兮慶雲飛恭遙瞻兮俯首低
靖沉沉兮后土降臨時地祇兮欣喜吾民今歲兮樂雍
熙臣率百職兮羅拜壇壝感恩兮無已惟父天兮母地

思親歌

苑中高樹枝葉雲上有慈烏乳雛勤雛翎少乾呼教飛
騰翔啞啞朝與昏有時力及隨飛去有時不及枝内存

呼來呼去羽翎硬萬里長風兩翼振父母雙飛緊相隨
雖知返哺天性真獻歛慈烏慟惻仁人而不如鳥乎將
何伸將何伸吾思昔日微庶民苦哉憔悴堂上親有似
不如鳥之至孝精獻歛獻歛夢寐心不泯

明太祖文集卷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明太祖文集卷十三

明 姚士觀等 編校

文

萌賢篇上

昔軒轅既平亂後治國事繁職臧蒼專出納理百辟帝
知務甚於蒼形勞以豪稀往裨之出入公私稀如所在
蒼迎而與語謂稀曰稀之來帝命也所以命也紀繁無

遺無知有知非理以理非道以道非成以成非施以施
非工以工非仰以仰非俯以俯盡之矣吾不知嘉誰必
稀知所以然歟稀曰帝命禪之何敢不益而又公私焉
安不知命善善惡惡靡行靡止善幸臧行致恭恭竭及
明元首良股肱稀自當許之是時蒼令庖者豈穀漿者
美酒具陳水陸特以觴稀稀既盈腹遂拜而退明日從
蒼出見蒼戶頽其左扉右罇不樞是致宵晝關閉不如
稀記之矣從蒼終日公無可為至暮而入稀教閭者至

梓人完其戶及蒼復出見戶闔闐如式呼闔者審之曰
斯何為曰稀之所以效公私也蒼聞之惶惶四顧若無
所措詣帝而訴帝召稀責之曰完戶之勤公私乎稀曰
至公帝聞而釋之稀既出帝闕目蒼容髮鬢衣垢時乃
懷歸入見夫人侍兒謂曰公事不軌稀之過上相衣垢
愆在夫人髮鬢容陋失教侍兒時夫人恥侍兒聽來日
稀遙見蒼出神清氣潔肥馬朱纓人表相應民具樂瞻
相謂曰斯上相也皆曰然曰昔若是今若是始何焉中

有人曰必門人也晡時歸蒼共稀食稀視蒼食器不潔居處多惡稀教主宅者清之其主宅者如之蒼自外入見宅院昔積塵無有階下青蕪已除異而問於主宅者曰斯若此而由何對曰稀之所以教我者蒼怒復奏稀於私有諂帝乃召稀曰若此何為也稀曰至正帝釋之一日蒼家人趨市與鬻者互異薄其時而有之鬻者但圓其目而視終不與較稀知令付所該少頃稀聞蒼妻之父兄弟內外親戚恃蒼秉政無不為民病者從而

皆捕之帝覺召稀謂曰上相之親過有巨微卿畧不有別俱法之人情乎對曰私公也帝釋之昔稀未有之時蒼之門人親戚病民者衆帝枉法安蒼蒼無所知自稀與蒼齊後蒼之内外眷屬凜守規矩王綱大振間日稀入見蒼僕肆已由志出入厯門中道稀縛而付有司俄蒼之妾有犯夫人稀特數其罪而出之主院者報稀之所為蒼終不語亦色無難及待稀尤善忽姦臣莽蕩者誣蒼帝信之將命獄蒼聞之免冠跣足待罪雖闕之

下帝召稀問之曰蒼若是奚為之曰臣聞神農氏有奸臣乖於羣職是致政衰曰奚不治稀對曰臣亦聞之海濱之醢鮮者鼻不知臭其故在何其不在日處之而已夫人君之不知其姦者如醢鮮是也固枉直直枉非忠忠非也帝曰若稀之所言其莽蕩者與蒼孰是非耶稀曰帝其信疑乎服斧乎曰言是非則斧之稀曰罪莽蕩釋臧蒼明之矣帝曰斯是非乎曰至公私於是戮莽蕩於社右晨朝帝曰嗚呼七曜昭昭經緯之度不失寡人之

幸也稀知帝憂乾象有變時水星出東并司者聞之矣
時蒼概聞命歸無所為稀謂蒼曰斯人世初世也鳥獸
多而逼人洪水汗漫而艱民生理隄防之蒼如之工乃
就帝心悅明年值歲歉無民食帝未旨稀先之謂蒼曰
民病矣上相樂無憂乎曰非無也憂何為曰生民之道
何難以民持杖而從事於山則火獵之牽畧而從事於
水則涸漁之其鳥獸魚鼈奚不為生民之立命者也蒼
從其所以利若豐年俱朝蒼之行也巨步舞袖由內戶

中道而進稀見牽蒼袂斂蒼背蹴蒼足謂之曰君門也
蒼曰下戶卑道臣民必由之所稀曰然則然矣奈何君
之內行門無大小皆由之此皆君門也雖在下卑臣者
罔敢肆步故有入恭出慎所以施於規矩則契陶於模
範則合然後禮天下則民從期在何期在先式也未聞
已非禮而令禮天下未之有也蒼聞稀之言色惶心佳
自謂甚得其助者朝之日帝嘉蒼善用稀國事貞重賞
之蒼聞命拜而謝賜未及蒼弗辭稀曰上相帝嘉善矣

蒼曰然稀謂曰母色嘉母色善稀聞之德在葆光不知
光由何而耀時蒼喑喑而然之謂稀曰帝若是稀繁至
此孰可孰不可曰上相之祿萬鍾理分也當為而為職
當也君以敕勞之知也上相感而謝之能驪龍之抱珠
兮奚不二而一者歟今之賜也過喜受也過分非明非
賢彰之蒼曰如之何稀曰且匿他若此而匡之朝之日
帝賜善成者百金蒼前而奏曰善成祿千鍾工雖善職
當也宜勞以敕不勞以祿帝曰是還有說乎蒼曰臣欽

復命臣聞君之道善不加賞怒不行刑二儀之道也所以喜賞則過之怒刑則甚之惟君謹之惟臣戒之帝曰善哉蒼之至言也蒼歸稀從之蒼謂稀曰昔帝命稀來吾與首期之事若干今也曾無盡施乎稀曰已而矣曰民治乎曰常行化守永治此道不二二儀也帝聽生民曰安世道曰治斯由蒼之賢稀之智於是命稀弼五教帝暇日召稀謂曰前以卿從事於蒼凡四復命寡人以卿為至道畧不有校今請陳之一何至公一何至正一

何至私公一何至公私曰一至公之說為帝齊大臣之不齊二至正為帝齊大臣之家三私公本臣下之私家也必以王綱而整鎮之是私公也四公私者稀蒼門人也蒼得罪帝命稀實之稀之所實從實不從偽是公於朝明於蒼是公於私也是私公也公私也百無不道哉帝善之一日帝憂蒼無裨者以碣后從之后往蒼逆而論之曰后來如帝命乎一蒼志乎益蒼志乎此傾之矣吾不知祥貞之所歸耶曰帝命如之上相之遺則拾之

闕則補之蒼曰確之確之蒼出后從遊於野時蒼有牧豕者在邇其牧者晝寢豕四散后見之及蒼歸后後留為牧者代其司良久牧者醒后方歸蒼審之曰后何後我而至后曰上相牧者晝寢豚彘無屬暫代時刻故後之也蒼於是仰天而噓甚哉勞乎精誠之篤有若是耶命家人陳水陸盛饗羞以慰后待后既畢后再拜而去是後蒼家事之巨微莫不求而理之說閹者以合之其閹者無納無不納一日蒼家人盜內財非用閹者隘門

而捕之欲獻之於蒼后見之乃曰彼爾同道也以同道而不睦者兇也小過不張其得在後關者諾曰物隨往而可乎曰不可縱人止物其為善也亦諾之明日朝帝曰靡德靡貞寡人之不幸也帝之斯言為緄山氏有將因若是罷朝歸蒼概聞帝命后尤概之及蒼越門而入關者謂他從朝者曰聞帝命乎曰有之曰事之巨微曰甚關者觀蒼引觴以酌后關者入謂蒼曰關請代裨請裨易關不亦兩能乎時蒼大笑而奏罷后裨之職明日

聞者指視碣后唧唧撼首謂曰餘士求不朽之名非白首不能期之今爾不數旬而永其不朽者志哉乎

萌賢篇下

顓頊治臣喬松博納士而家役之及久也不才者去之才能者留之其才能之衆中中有人彎環者半智半不智松惜半智特不去留教半不智一日松誤失政事一聞曰省將奏明其所失環者謂曰事既失矣法既往矣君既無知雖不奏何患之松曰不然臣之道其在竭忠

若是非而隱是欺也若明而不盡者是瞞也使君之非而臣又飾其辭而辯是謂頑惡也如臣非非君誤聽非而將非之其默然不辯束手陷非是罪君者也所以過失則明之非過失則辯之是仁君者也環與童人者出遊抵供御用者家目其所翫者皆御用非彼所有人曰斯非所有而有何之其人卒難隱晦以實告之曰盜得時環人為松為家理而歸環先至不言盜故人餘半日方復舍松請環人共話松曰嗚呼貞士吉我而吉君

致吾兩憂兩不憂孰知其端環曰冢宰之為何患身君之不利如環等私徙冢宰何憂家理不備其人者謂冢宰曰人聞先公而後私善之善者也適有供御者盜御用而翫之當罪之不臣松驚謂曰獨見也他同之曰環者共驗之矣松審環曰驗之曰然曰何先歸而弗先是非至誠及我環曰斯非環預也松默然復與人語曰環曰非預也彼所從事如環非預也如之何的明之是有說乎人曰冢宰及人皆帝臣民也更且帝專歿活兼執

與奪然數事亦冢宰贊益之矣人與之理私而更理公是成宰之賢就帝之仁也安有冢宰理天下門人無知是豢犬羊也松聽之吁環生之所以不過世俗之一理財耳終無補於我去之

啟忠篇

有野人問觀人於夫子曰敢問夫子之觀人乎曰云其所以則與之語曰鄭索逋逃於宋宋不與欲良騎樂工然後與之鄭如其所欲以瞽目良騎如宋宋大夫皆悅

納所與獻所逃是後日歌舞聽音樂樂鄭之與一日樂
工令相者導過宋朝樂工當朝即私焉相者曰朝堂樂
工曰朝無人焉於是乎溺朝堂矣宋智人公孫傑謀與
衛閭曰大夫不忠矣吾輩言之衛閭不荅公孫傑獨謂
宋君曰大夫非臣也為鄭所啗宋君悞自此之後凡言
意盡者皆用之獨衛閭終不言而乃目他人陞遷反含
怨於君傍曰足下宋君之臣何憾君若是曰君不我用
耳曰吾嘗聞之宋君多失庶官皆匡盡用之宋君明矣

獨足下朝野不聞輔佐之政宋君弗用足下豈不智君
者也足下何怒之有耶各有所司事非我干野人謂曰
夫子何決之是非子曰公孫傑智忠之士衛閭罪君者
也

岱山高文

岱山高兮不知其幾千萬仞根盤齊魯兮亦不知其幾
千萬里影照東海兮巍然而柱天益於民庶兮興雲吐
霧神龍出乎其間降祥則甘露垂於松柏佳歲則滂沱

遍於厚坤冬則寒風時出巖壑雜然而有聲百川林藪
森然而如雷坤之所載世之山首岱山也至如暘谷之
東昧谷之西日昇月騰之處人莫知其端吾某年狩於
東方或登峯頂時聞天聲萬籟岱山之高也哉柱天之
勢其可云乎俄而風生萬壑雲起諸巒隱隱雷動百川
倏忽電掣萬里長虹此岱山之神至也至則威靈百備
神之造化如此少時風靜雲收電斂雷息又百川之清
泰其岱山尤其高哉其蒼松也始天地而生倚丹崖而

長松之所以長千尋不比丹崖所以高萬仞何量蓋由
太古之歲月以至如今蒼松掃丹崖而莓苔不秀丹崖
映蒼松而五色交輝猿啼雲樹之杪鶴舞日觀之東鷗
鷗盤旋乎深谷雖扶搖不可得而昇闕

渺江湖闕哉

游西岳文

猗西岳之高也哉吾夢而往去山近將百里忽起穿雲
抵漢巖崖燦爛而五光正遙望間不知其所以俄而已

昇峯頂畧少俯視見羣巒疊障拱護週迴蒼松森森然
遮巖映谷朱崖突兀而凌空其豺狐野鳥黃猿狡兔畧
不見其蹤峭然潔淨蕩蕩乎巒峰吾將週遊岳頂忽白
鶴之來雙鷲異香之繚繞管絃絲竹之聲雜然而來天
意試仰觀見河漢之輝輝星辰已布吾之左右少時一
神跪言曰慎哉上帝咫尺既聽斯言方知西華之高柱
天之勢如此於是乎誠惶誠恐稽首頓首再拜瞻天愈
覺神殊氣爽體健身輕俄聞風生萬壑雷吼諸峯吾感

天之造化必民獲年豐遂舉手加額豁然而夢覺於戲
朝乃作思夜必多夢吾夢華山樂遊神境豈不異哉

辯韓愈訟風伯文

吾觀韓愈訟風伯之文知其為人也似乎欠博觀明道
理格物致知猶未審其精且天地不威怒則風雲雷
霆是也夫風聽天地之命萬物生殺出焉春則播萌夏
則長養秋乃結實冬則斂藏非風不可至如時君不道
天欲垂象以責之則風受役矣乃張天地之威飛滄溟

勃上下揚毫釐於天外振嶽瀆以生音從神龍駕雷電
倏然忽然風之變化也赫赫然雲生霧長風之威也此
天地之正氣國家載在祀典凡文者可不謹乎愈以風
托比奸邪故作文以譏之由此而慢神矣豈獨慢神而
已哉於風之文失敬上天之禮然皆由欠博觀明道理
因格物之不精所致耳今也韓愈既逝文已千古吾辯
為何欲使今之儒者凡著筆之際勿使高而下低而昂
當尊者尊當卑者卑欽天畏地謹人神必思至精之言

以為文永無疵矣

駁韓愈頌伯夷文

古今作文者文雄句壯字奧且有

闕

不寡文全

不誣妄理道者鮮矣吁難哉朕聞儒者多祖韓文試取
觀之及至檢間忽見頌伯夷之文乃悉觀之中有疵焉
疵者何曰過天地小日月是也且伯夷之忠義止可明
並乎日月久同乎天地旌褒之尚無過於此何乃云日
月不足為明天地不足為容也是何言哉嘗聞上下四

方曰宇往古來今日宙二儀立極虛其中人物居焉曰
宇如殿庭是也以天地初分為垠來今無已曰宙如江
流是也大矣哉天地明矣哉日月韓曰過於天地日月
於文則句壯字奧誦之則有音節若能文者莫出於韓
若言道理伯夷過天地小日月吾不知其何物此果誣
耶妄耶韓文名世不朽已千載矣今為我論識者莫不
以我為強歟設若不以我為強則韓文乃至精之撰猶
有其疵豈不鮮矣哉

諭風伯文

風兮風兮天地化機白日何有夜間何覓古至於今實
無而有難羈難縻爾風之妙微不能使人無疑至如揣
之無骨捫之無衣噫嘻忽又周旋人物裊娜樹枝或曰
非風也乃樹竒窈之威儀非風之所致爾飛槁葉走黃
沙動而靜靜而動高而夷險而易窪而隆見如是之奇
將為人信乎人又以為不然爾何怒之速也捲海氣雲
六合岳鎮為之音浩浩然蕩蕩然八荒震悚民人信有

風矣爾方釋忿然之威見雍和之意其播萌五穀如雲
如浪作薰解民之愠何藥可竒至如却氛埃清宇宙明
日月朗星辰天地位其位可不功乎今也民之感恩且
信天地清寧可不善乎吾以斯言故敕爾想宜知悉

拔儒僧文

朕聞三皇五帝夏商文武之治天下分民以四業曰士
曰農曰工曰商凡四者備天下國家

闕

雖各途

惟闕道同玄闕

文學而理道統其農工商三者皆

出於斯教至如立綱陳紀輔君以仁功莫大焉論辭章
記誦儒者得其至精苟非其類而同其門未必得獲至
微且農勤於畝者歲成工乃時習而巧精商能不盜詐
而利本俱長今之釋道者求本來之面目務玄晤之獨
關至妙者隻履西歸飛錫長空笑談定往化克頑為善
默佑世邦其功浩瀚非苦空寂寞忘嗜欲絕塵事者莫
探其至玄未聞農工商釋道者精於儒正默論間俄而

侍講學士宋濂言及有僧名傳者儒釋俱長邇來以文
求臣改益臣試開展過目篇篇有意文奇句壯奚啻於
專門之學臣故不益而闕改以全僧之善學者也臣昧
死敢煩聖闕再三可知其人矣朕是許之不時之

間學士以誦再三聽文思意果如濂言然僧所以求改
益者非也其文深意曠非久遠豈得窺本源朕知僧之
意有所精學卒無揚名之處故特求名儒以改益之由
此而揚名欲出為我用濂曰恐無此乎朕謂濂曰云何

如是觀人古賢人君子託身隱居非止一端如甯戚扣角百里奚飯牛望釣於磻溪徵隱於黃冠此數賢能者未必執於本業而不為君用朕觀此僧之文文華燦爛若有光之照耀無玄虛弄假之訛語句真誠貼體孔門之學安得不為用哉

闕阿奉文

每聽儒言及觀書史切見歷代之興人才濟濟匡君益民歷歷昭然朕雖夢寐安得而至耶特以未造閱江樓

名令諸職事試作文以記之諸人聽而往即日文成羣
獻於前既而張目一覽文章雖有高下其大意則亦然
所以大意亦然者何不過皆誇樓之美言工已成覽文
之後不得而無憂吁難哉乏人矣昔唐太宗繁工役而
好戰鬪忽宮中婦人徐充容者上疏曰地廣非久安之
道入勞乃易亂之源東戍遼海西役崑丘誠不可也但
觀唐婦人猶過今之儒者人才可見矣或一二從者所
問所答不過順其欲而常其美惡不諫焉以斯人之心

猶思膺上爵而名揚於世傍有信乎曰然曰何以信之
曰但見衣冠濟濟身書雄偉豈不人才者歟今制云乏
人矣此羣然而同遊者何物也曰今之同遊非昔君之
同遊者昔君之同遊皆和而不同者今同我遊者咸同
而不和者曰既知如是曷不黜之曰未可也曰何不果
而從其迂曰不然待彼自省耳若或一省朕得人矣何
下歷代人才之盛歟

設諭文

朕嘗以事勢觀人以時宜較之何有職之士愚之至甚誠為惜哉且姦貪者勇不畏死於時宜事勢畧不以為然其正直仁心者徒知此而不知彼於事勢時宜但知其膚爾是以惻隱仁心顛倒而用矣豈不知上古聖人驅犀象而逐虎豹未嘗有逐麒麟獐鹿者也或問禁師曰爾擅降蛇而得善至既得蛇而殺之否師曰殺之可殺放之當放朕謂師曰蛇乃人人所惡者爾言有可殺而可放者可得而聞乎曰可所以殺之者某蛇所以放

之者某蛇朕以師者誣說試復問其詳謂師曰得蛇之
後盡殺之可乎盡放而不殺可乎師曰皆不可臣擅得
而憑神殺放亦憑神苟不依神其有咎焉嗟夫陰翳幽
中一微命之蛇爾人將以為無屬也以降蛇者言乃有
屬焉故生殺不敢妄為以其有神也再詢儒者朕每聞
湯聖人也去三面而祝之令有生路果然乎曰然曰豺
狼欲左右而容乎曰不然以其傷物命也嗚呼善者好
之惡者惡之仁人君子不解而倒之邪耶正耶省哉戒

哉利益矣

省頑文

嘗觀古之賢愚者清濁之分善惡之別曉然矣但近視目前職事者渾哉若以此渾字言之莫不方今有職者不知賢愚善惡者歟非也其清濁之分善惡之別人皆知之爾然今人之心法古賢善者少效古愚惡者多則賢善者無同愚惡者有何哉蓋為不治艱險之覆身日習澆姦之篤故賢善之性日消而不立執迷之情日生

而愈堅吁難哉所以古人以卑而致高以愚而致賢捨此而取彼守虧而樂安時人以為易歟難歟嗚呼不思慮患以防危務姦頑而覆命修德善終生膺上爵揚名於世君子履之小人棄之惜哉惜哉孰不悟歟

縱參鶴文

東海有來貢者姓瀛名洲所貢者仙鶴試取觀之及其至態貌與常鶴同何足為奇貢者曰不然若知其內方識鶴之異其人但言此而往未暇詳問以鶴敕內臣雜

豢羣鶴中豢者去其翮日久與人相狎凡鶴皆去其翮
同時而又生豢者不拘聽其自然餘月翮翼乃全時居
五六月羣鶴抖擻颺去翅不遠而墜與民狎民不知將
謂野者故鶴多中矢彈者惜哉豢慙數月一但如是
而廢豢者曰俗鳥何戀曰爾何知俗鳥對曰智鳥必息
六月若扶搖值春秋所以假天風而各乘其氣今俗鳥
去不依時故如是也尚有未去者數枚將必神鳥也朕
又觀之乃瀛洲者進其鶴丹頂玄裳縞衣墨足日三朝

而四舞鼓翼無時如此者又兩月而臨中秋數雨過而
天青黃花香蘆葢白風高而翅輕朕坐苑中忽聞九霄
之上有鶴雙聲張目仰觀見鶴一對搏風而振翼旋若
羊角扶搖而上翕忽其翎漸覺微細其身將摩青之際
形若蠅蝶之狀斂翼而東下不知幾千萬里是鶴息翼
之處因觀智鳥致吾有歎所以君子之於當世能善事
而動善時惟瀛洲之鶴可體也且鶴非時不動止是
乃舉事成豈不智鳥乎



明太祖文集卷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明太祖文集卷十四

詳校官中書臣吳璫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鈺

校對官助教臣胡予襄

謄錄監生臣高天球

欽定四庫全書

明太祖文集卷十四

明
姚士觀等
編校

仲兄少弱生計不張孟嫂攜幼東歸故鄉值天無雨遺
蝗騰翔里人缺食草木為糧予亦何有心驚若狂乃與
兄計如何是常兄云去此各度凶荒兄為我哭我為兄
傷皇天白日泣斷心腸兄弟異路哀動遙蒼汪氏老母
為我籌量遣子相送備醴馨香空門禮佛出入僧房居
未兩月寺主封倉衆各為計雲水飄颻我何作為百無
所長依親自辱仰天茫茫既非可倚侶影相將突朝烟
而急進暮投古寺以趨踏仰穹崖崔嵬而倚碧聽猿啼

夜月而淒涼魂悠悠而覓父母無有志落魄而佞伴西
風鶴唳俄淅瀝以飛霜身如蓬逐風而不止心滾滾乎
沸湯一浮雲乎三載年方二十而疆時乃長淮盜起民
生攘攘於是思親之心昭著日遙盼乎家邦已而既歸
仍復業于於皇住方三載而又雄者跳梁初起汝潁次
及鳳陽之南廂未幾陷城深高城隍拒守不去號令彰
彰友人寄書云及趨降既憂且懼無可籌詳傍有覺者
將欲聲揚當此之際逼迫而無已試與知者相商乃告

之曰果束手以待罪亦奮臂而相戕知者為我畫計且
禱陰以默相如其言往卜去守之何祥神乃陰陰乎有
警其氣郁郁乎洋洋卜逃卜守則不吉將就凶而不妨
即起趨降而附城幾被無知而創少頃獲釋身體安康
從愚朝暮日日戎行元兵討罪將士湯湯一攫不得再
攫再驤移營易壘旌旗相望已而解去棄戈與鎗予脫
旅隊馭馬控韁出遊南土氣舒而光倡農夫以入伍事
業是匡不逾月而衆集赤幟蔽野而盈岡率渡清流戍

守滁陽思親詢舊終日慨慷知仲姊已逝獨守駙馬與
甥雙駙馬引兒來我樓外甥見舅如見娘此時孟嫂亦
有知攜兒挈女皆從傍次兄已歿又數載獨遺寡婦野
持筐因兵南北生計忙忙一時會聚如再生牽衣訴昔
以難當於是家有眷屬外闕羣雄並驅飲食不遑

暫戍和州東渡大江首撫姑熟禮義是尚遂定建業四
守關防礪兵秣馬靜看頡頏羣雄自為乎聲教戈矛天
下鏗鏘元綱不振乎彼世祖之法豪傑何有乎仁良子

乃張皇六師飛旗角亢勇者效力智者贊襄親征荆楚
將平湖湘三苗盡服廣海入疆命大將軍東平乎吳越
齊魯耀乎旌幢西有乎伊洛嶠函地險河湟入胡都而
市不易肆虎臣露鋒刃而燦若星鎡已而長驅乎井陘
河山之內外民庶咸仰關中即定市巷笙簧玄菟樂浪
以歸版籍南藩十有三國而來王倚金陵而定鼎託虎
踞而儀鳳凰天塹星高而月輝滄海鍾山鎮嶽而巒接
乎銀潢欲厚陵之微葬卜者乃曰不可而地且臧於是

祀事之禮已定每精潔乎烝嘗惟劬勞罔極之恩難報
勒石銘於皇堂世世承運而務德必彷彿於殷商淚筆
以述難諭嗣以撫昌稽首再拜願時時而來饗

記

閱江樓記

朕聞三皇五帝下及唐宋皆華夏之君建都中土詩云
邦畿千里然甸服五百里外要荒不治何小小哉古詩
云聖人居中國而治四夷又何大哉詢於儒者考乎其

書非要荒之不治實分茅胙土諸侯以主之天王以綱維之然秦漢以下不同於古者何蓋諸侯之國以拒周始有却列土分茅之胙擅稱三十六郡可見後人變古人之制如是也若以此觀之豈獨如是而已乎且如帝堯之居平陽人傑地靈堯大哉聖人考終之後舜都蒲坂禹遷安邑自禹之後凡新興之君各因事而制宜察形勢以居之故有伊洛陝右之京雖所在之不同亦不出乎中原乃時君生長之鄉事成於彼就而都焉故所

以美稱中原者為此也孰不知四方之形勢有齊中原者有過中原者何乃不京而不都蓋天地生人而未至亦氣運循環而未周故耳近自有元失馭華夷弗寧英雄者興亡疊疊終未一定民命傷而日少田園荒而日多觀其時勢孰不寒心朕居擾攘之間遂入行伍為人調用者三年俄而匹馬單戈日行百里有兵三千效順於我於是乎帥而南征來棲江左撫民安業秣馬厲兵以觀時變又有年矣凡首亂及正統者咸無所成朕方

乃經營於金陵登高臨下俯仰盤桓議擇為都民心既定發兵四征不伍年間偃兵息民中原一統夷狄半寧是命外守四夷內固城隍新壘具興依昂依山而傍水環繞半百餘里軍民居焉非古之金陵亦非六朝之建業然居是方而名安得而異乎不過洪造之鼎新耳實不異也然宮城去大城西北將二十里抵江干曰龍灣有山蜿蜒如龍連絡如接翅飛鴻號曰盧龍趨江而飲水未伏於平沙一峯突兀凌烟霞而侵漢表遠觀近視

實體後猊之狀故賜名曰獅子山既名之後城因山之
北半壯矣哉若天霽登峯使神馳四極無所不覽金陵
故迹一目盈懷無有掩者俄而復顧其東玄湖鍾阜倒
影澄蒼巖谷雲生而靄水市烟薄霧而翁鬱人聲上徹
乎九天登斯之山東南有此之景俯視其下則華夷舸
艦泊者檣林上下者如織梭之迷江遠浦沙汀樂蓑翁
之獨釣平望淮山千巖萬壑羣嶺如萬騎馳奔青天之
外極目之際雖一葉帆舟不能有蔽江郊草木四時之

景無不續紛以其地勢中和之故也備觀其景豈不有
禦也歟朕思京師軍民輻輳城無暇地朕之所行精兵
鐵騎動止萬千巡城視險隘道妨民必得有所屯聚方
為公私利便今以斯山言之空其首而荒其地誠可惜
哉况斯山也有警則登之察奸料敵無所不至昔偽漢
友諒者來寇朕以黃旌居山之左赤幟居山之右謂吾
伏兵曰赤幟搖而敵攻黃旌動而伏起當是時吾伏精
兵三萬人於石關山之陽至斯而舉旌幟畢如我約一

鼓而前驅斬溺二萬俘獲七千觀此之山豈泛然哉乃
於洪武七年甲寅春命工因山為臺構樓以覆山首名
曰閱江樓此樓之興豈欲翫燕趙之窈窕吳越之美人
飛舞盤旋酣歌夜飲實在便籌謀以安民壯京師以鎮
遐邇故造斯樓今樓成矣碧瓦朱楹簷牙摩空而入霧
朱簾風飛而霞捲彤扉開而彩盈正值天宇澄霽忽聞
雷聲隱隱亟倚雕欄而俯視則有飛鳥雨雲翹幕於下
斯樓之高豈不壯哉噫朕生淮右立業江左何固執於

父母之邦以古人都中原會萬國嘗云道理適均以今
觀之非也大概偏北而不居中每勞民而不息亦由人
生於彼氣之使然也朕本寒微當天地循環之初氣創
基於此且西南有疆七千餘里東北亦然西北五千之
上東南亦如之北際沙漠與南相符豈不道里之均萬
邦之闕

又閱江樓記 有序

朕聞昔聖君之作必詢於賢而後興噫聖人之心幽
哉朕嘗存之於心雖萬千之學猶不能做今年欲役
囚者建閱江樓於獅子山自謀將興朝無入諫者抵
期而上天垂象責朕以不急即日惶懼乃罷其工誠
令諸職事妄為閱江樓記以試其人及至以記來獻
節奏雖有不同大意比比皆然終無超者朕特假為
臣言而自尊不覺迷而滿章故序云

洪武七年二月二十一日皇帝坐東黃閣詢臣某曰京

城西北龍灣獅子山扼險而拒勢朕欲作樓以壯之雄
伏遐邇名曰閱江樓雖樓未造爾先為之記臣某謹拜
手稽首而言曰臣聞古人之君天下作宮室以居之深
高城隍以防之此王公設險之當為非有益而不興土
堦三尺茅茨不剪誠可信也今皇上神謀妙算人固弗
及乃有獅子山扼險拒勢之詔將欲命工臣請較之而
後舉且金陵之形勢豈不為華夷之魁何以見之昔孫
吳居此而有南土雖奸操忠亮卒不能擅取者一由長

江之天塹次由權德以沾民當是時宇內三分勁敵豈小小哉猶不能侵江左豈假閱江樓之拒勢乎今也皇上聲教遠被遐荒守在四夷道布天下民情効順險已固矣又何假閱江樓之高扼險而拒勢者歟夫宮室之廣臺榭之興不急之務土水之工聖君之所不為皇上撥亂反正新造之國為民父母協和萬邦使愚夫愚婦無有誇者實臣之願也臣雖違命文不記樓安得不拜手稽首以歌陛下納忠款而歛興造息元元於市鄉乃

為歌曰天運循環百物

調

聖德齒豁鬢斑億萬斯年君壽南山

觀春光記

洪武六年歲在癸丑正月十有二日甲寅時當已漏坐
大本堂閱幼儒習詩書是日也春雲黶黶羣鳥喧呼堤
邊之柳微黃裊娜垂條萬線影拂清波致叢魚之來戲
而蝦蟇之屈橫遙觀四山之翡翠深岩幽谷必羣芳而
萬類其坐殿庭知百花之初綻何也蓋京城四護皆山

惟鍾阜主山也居寅艮適當春初風多東發由山而過
殿諸芳之馨隨風而至故知山之有藥其春到必然又
見新水潺潺水族躍於淵飛走者巢顛而窩叢雖微命
之蜂蟻知陽和而闢戶識交泰而措房觀諸物之得所
必蟄龍之將興正農勤畝畝之時國圖大治之初士人
習業之方然此春之所以堪憐堪愛者為何由日光之
漸長也君子之學道竭力於斯時儘有可為所以古人
惜寸陰者以其春光之難得也不然今春既往學業未

周雖有來春非今之新春也但秉鑑窺顏壯者蒼而少者壯觀於此者寸陰可不惜乎若惜於分陰者尤為上士其蠢蠢之徒止知有春秋而已加歲蒼顏又不知其時已過矣嗚呼稟天地之精英達者可不慎歟

感舊記

有序

予因督功中都道經滁陽乘春之景踏青西郊細目河山城雉如故懷壯戍此今河山雖是依然故人首面移顏花木謝而再春人已蒼而不少感彼此之時

勢執筆留心特叙因興之事以為記

息驛時閒登豐峰而臨下觀四山以環滁識歐陽之不
謬昔雖駐斯當揮戈角逐之時何暇遍遊今戡定禍亂
定於宇內時逢民福之時故得暇遊於舊戍景多故迹
川曠而水紆醉翁亭下釀泉備酒掬飲者酣黃精蕨薇
扶老以澤顏民淳風厚閭巷情歡因親民之樂天子今
始見歎往日之危難何下萬千之數當有元弛綱之時
氛埃渤於宇宙鴻濛於中原羣盜縱英而馳騁蕩民命

如驅羊予潛草野奚往而何藏守食餘粟度殘生以俟
時康何天狼之晃朗弧矢乃倒芒吾將居無何於是乎
匹馬單戈奮興淮右聚良民於鄉里收殘胡遺士於諸
營祝天以保衆利劍以除精射攬槍而清太虛推堅壘
而安厚土謀當有志之初於是乎張皇六師九伐威於
海內不幾年間偃兵息民時亨亨兮日月運行民欣欣
兮樂歲康寧符應兮有準修德兮在古與今豈崇朝兮
飄風何終日兮驟雨景物異前河山如故既定亂以安

民猶得思往以閱今足當年之初志述而為記

紀夢

昔當辛卯有元至正君弱政不務臣弄權擅威福海內
失馭邪術者倡亂遂致王綱解紐天下紛紜其年汝潁
蘄黃民皆為逆次年徐宿熾然盜起蔓及鍾離定遠民
棄農業執刃器趨凶者數萬當時貪官污吏莫敢誰何
未幾壬辰二月二十七日陷濠城而拒守之哨掠四鄉
焚燒閭舍蕩盡民財屋無根椽片瓦牆無立堵可觀不

兩月越境犯他邑所過亦然時官軍久不見至失民依
望棄順效逆之心萌矣俄而元將至乃薩哩巴哈率騎
三千會陷城州主謀營城南三十里聲攻城而逡巡不
進惟是四掠良民得之則以絳繫首稱為亂民獻俘於
上請給其功於是良民受害激動前日萌逆之心是有
呼親喚舊相繼入城合勢共守以相拒以守則穩如太
山若以胡帥攻之則如虬蟬之撼石柱識者以為胡亡
自是始也予當是時尚潛草野托身縑流兩畏而難前

欲出為元慮繫絳以廢生不出亦慮紅軍入鄉以傷命於是禱於伽藍祝曰歲在壬辰紀年至正十二民人盡亂巾衣皆絳赤幟蔽野殺人如麻良善者生不保朝暮予尤恐之特祝神避凶趨吉惟神決之若許出境以全生以玟投於地神當以陽報若許以守舊則以一陰一陽報我祝畢以玟投之於地其玟雙陰之前所禱者兩不許予乃深思而再祝曰神乃聰明不佞余篤然而祈之神不為我決既不出而不守舊果何報耶請報我陽

玟予備糗以往以玟擲於地其玟仍陰之就而祝曰莫
不容予倡義否若是則復陰之以玟擲地果陰之方知
神報如是再祝曰倡義必凶予心甚恐願求陽玟以逃
之玟落仍陰之更祝神必逃神當決我以陽以玟投於
地神既不許以玟不陰不陽一玟卓然而立予乃信之
白神曰果倡義而後倡乎神不誤我肯復以玟陰之以
玟投於地果陰之予遂決入濠城以壬辰閏三月初一
日至城門守者不由分訴執而欲斬之良久得釋被收

為步卒入伍幾兩月餘為親兵終歲如之當時予雖在
微卒嘗觀帥首之作度之既久甚非良謀明年春元將
以疾死城圍解予歸鄉里收殘民數百獻之於上官授
我為鎮撫當年冬彭趙僭稱部下者多凌辱人予識彼
非道棄數百人內率二十四名銳者南遊定遠忽有義
旅來歸者三千率練之六月取橫澗山破義兵營得軍
二萬餘人滁陽葺城以守之又明年春兵入和陽與元
兵戰三月而元兵解去乙未夏六月親渡采石江下姑

孰丙申入建業集兵十萬堅守江左秣馬厲兵後三年
發兵四征又三年西定湖湘東平吳越所得壯士精弱
半之七十餘萬江南已定臣民推戴以明年戊申正月
即皇帝位朕許之至秋不記月日忽夢居寒微暇遊舍
南仰觀見西北天上羣鳥如燕大小數不可量摩天而
下須臾少近皆鳩鵲之狀又少近比鳥之狀忽然自鳥
中突一仙鶴者徐翅東南予回首以顧之有鶴數對畧
少將近忽不知鶴之所在

闕

旂

首浮空而行不見持播者亦不見其竿播過少頃西北
天上有一木為闕臺四有稜角周有欄檻色皆以朱黃
繩四扯之前上立二人如寺閣內金剛一體無二極目
視之見二人口若宣揚之狀忽臺轉西以左向南不見
二立士却見列坐幙頭抹額者數人又臺旋北向以後
向南見臺上中立三尊若道家三清之狀其中尊者美
貌修髯人世罕見畧少回顧於我仍在西北余尚夢寒
微中天神既去忽歸告於老嫂曰適來天神過此我必

得罪故歸告於家且回聽命出門既行乃換其景不在
寒微之時便問昨來天神何往傍曰朝天宮去矣急趨
之行未久途逢數紫衣道士者以絳衣來授予揭裏視
之但見五綵問此何物也內一道士隨聲此何物也又
一道士叱彼道士曰此有文理真人服予服之忽然冠
履俱備傍有一道士授我一劍劍上皆如牙齒之狀特
教我行不數十步間東南途逢一阜衣禿袖者來露首
及兩肱二股首頂一竈兩耳怒目而西北往予再東南

行數十步過一小川川南山北有房東西約十餘間見東宮衣青衣而立彼忽然而夢覺明年即位於南郊未即位之先雪沒市鄉當祭及即位之時香霧上凝天而下霽地獨露中星遂紀年洪武

遊新菴記

鍾山之陽有谷谷有靈泉曰八功德水不稽何代僧因水以建菴不過數間而已其向且未的然而遊人信士無問春秋四季時時來往酌水焚香滌愆懺罪已有年

矣朕自至此二十年餘每觀此地景雖佳麗菴將頽焉
朕嘗歎息蔣山住持寺者自建菴以至於斯時前亡後
化者疊不知幾人曾有定向而革菴者乎故空景美而
菴頽一日暇遊於此有僧求布施於朕以崇建之朕謂
僧曰愚哉爾知梁武帝崇信慧超雲光等捨身同泰寺
陳武帝敬真諦等捨身大莊嚴寺又如信道家之說者
秦皇遣方士而求神仙漢武帝因李少君等而異長生
魏道武因寇謙之行天宮靜輪之法唐玄宗與葉法善

同遊月宮宋徽宗任林靈素度道士數萬此數帝之心未必不善然善則善矣何愚之至甚其僧道能則能矣何招禍之如是荅曰未知曰前數僧道當是時日習世法頗異常人故作聰明於王侯僧特云天堂地獄道務云壺中日月洞裏乾坤八寒八熱致使數帝畏地獄懼八寒八熱願登天堂入壺中洞裏所以昧之國務日衰海內不安社稷移而君亡謗及法門是後三武因此而滅僧不旋踵而覆豈佛老之過歟蓋當時僧道不才有

累於一時社稷移而異姓興非天不佑乃君愚昧非仁
連謗於佛老其三武罔知佛老之機輒毀效者因二教
之機微而理祕時難辨通致令千古觀於諸帝臣之紀
錄達斯文者無有不切齒奮恨以其所以非獨當時為
人唾罵雖萬古亦汚名罪囚天地間爾尚弗識何愚之
為近者有元國師有異僧名指空獨不類凡愚之徒元
君順帝有時問道於斯人斯人荅云如來之教雖云色
空之比假務化愚頑陰理王度又非帝者證果之場若

不解而至此糜費黔黎政務日杜市衢螻螻則天高聽
卑禍將不遠豪傑生焉苟能識我之言悟我誠導則君
之修甚有大焉所以脩者宵衣旰食修明政刑四海咸
安彛倫攸叙無有紊者調和四時使昆蟲草木各遂其
生此之謂修豈不彌綸天地生生世世三千大千界中
安得不永為人皇者歟指空曰以此觀之貧僧以百劫
未達於斯若帝或不依此而效前其墮彌深雖千劫不
出貧僧之右又丞相搦思監至齋盛素羞以供亦問於

指空意在增福指空曰凶頑至此而王綱利愚民來供
則國風淳王臣遊此民無益公相之來是謂不可脩行

多道途異而理

闕

忠於君孝於親無私於

闕

調和鼎鼎燮理陰

陽助君以仁誠能足備則生生世世立人間天上王臣
矣吾將數劫不達斯地苟不依此刻剝於民欺君罔下
用施於我雖萬劫奚齊吾肩朕觀指空之云如是爾僧
欲以菴為朕增福可乎彼雖有營造之機朕安有已財

於此僧曰富有天下肯若是耶不然國之富乃民之財
君天下者主之度出量入以安民非朕之已物乃農民
膏血耳若以此而施爾必不蒙福而招愆僧云佛法付
之國王大臣曰當哉所以付之者國令無有敢謗聽化
流行非王臣則不可僧乃省而叩頭時朕不施後更一
住持法印者朕務繁不暇未此將歲過七年冬十一月
二十有五日因暇入山遂達斯地想昔日之逕崎嶇高
下今者崎而平嶇而坦途如是豈不異乎何止此逕

關

谷凌巖而出松智流泉以關

猿啼夜月於峰巔白鶴巢桐而每顧深隱翠
微縱有飄風而不至遊人遂樂禽獸情歡煥然一新觀
斯創造庸愚者弗能噫有非常之人建非常之功法印
如是安得不神識者哉傍曰僧於此不貪而不盜無私
於已有功於衆叢林仰之於戲菴為僧所新僧為菴所
名人能知一軀為囊神之室以神修軀若不知修軀以
軀使神豈不愚人者歟

西征記

癸卯秋以巨舟千艘載甲七十萬是日天風東發揚帆
泝流西征荆楚馮旗之後纜解舟行時兩岸諸山墨雲
駿鬣左雷右電江潮洶湧羣鳥萬數挾舟翅焉少頃有
蛇自西北浮江趨舵朕親視之斯非神龍之化若是歟
果天不我捨加龍神運機則西鄙之寇如豺狼之被獵
不旬日必至於麾下次日舟師抵采石泊牛渚磯未幾
一龜一蛇浮凝舵後畧不畏人如此終半晝不異斯急

流之所疑其然怪之見船未巨鼓一枚恐妨戰鬥即令
左右將施神廟語既鼓行復視之莫知龜蛇之所在已
而師行由梁山磯其江陝隘巨舟輻輳見對立鬼山怪
石穿空奔濤峻急樹生崖畔礙鳥道以披雲罷觀之後
駕艣飛帆暮泊蕪湖之西江天風漸作水陸音生驚濤
泊岸氣起溟濛是夕止趨就纜至旦風猶未止仍泊是
江遙見江心一山挺然凌空蒼然插水首有廟焉惟諸
將輕舸如織梭而上下朕謂左右曰若是者何如對曰

是山之神擅禍福以致是所以諸將往禱焉須臾逆風
止順風生於是浮游而前數日越樅陽渡漢武射蛟之
所半晝抵皖城寇舟不戰水陸固守朕命諸將以舟繫
水以步疑陸鼓譟而進不踰時空其江盡為我有於是
宵晝弗停次日午後兵抵潯陽之下與彼交戰再衝再
折凡若此者三彼負而我勝友諒遁逃遺將伏降朕命
能者葺城守之班師建業吁兵凶事耳聖人不得已而
用之朕命甲士露鋒刃比縛首惡以來前其良民安無

誤遭者耶荷上帝默相兵無血刃潯陽以平民獲康哉

蘭亭流觴曲水圖記

古蘭亭流觴曲水圖一卷俯清流而弗湍仰茂林而幽
靜亭坐一人下視游鵝一裊一皮二人露列流側一授
一接松下二人一撚髯而問一凝卷而聽巖傍一人神
倦而伸身澗右一人一手舉卷一手握筆按膝竹間二
人一捲軸已成一回身以軸而授老竹下二人一年邁
屈脊抱膝棄卷而息一臨流而探杯澗北二人一據膝

而問一以手印地而聽又竹邊二人一收卷而捲一紐
頸而觀詩底一人安筆硯整衣冠而坐其頽川庾蘊過
酒覆盃交睫不開僕者撼之參軍楊模隔流而躍如伶
人狀王獻之攝衣而憇王肅之將俯流而取觴司馬虞
說凝軸以言吕系側身以手踞地而聽闕綿醕酌握卷
坐寢孔熾酒後持卷仰觀劉密袒衣樓臂以取覆盃王
闕之王彬之相揖而構詞謝繹搔疥王徽之舉幅執筆
而書勞夷擊盃鵲下徐豐之玩鵲遞觴華者停盃他視

曹華開卷王蘊之攘臂肆坐卞迪迎流欲觴謝萬回顧
長松曹諶舒足回顧華茂袒衣執筆呂本握筆搔耳虞
谷捧觴而勸他者孫嗣掀髯而態度表嶠之讚他文王
豐之開卷誦之首有童子十人侍立者二主器者一擎
瓶者二掬酒者一發盃者三受酒者一中者遣滯盃者
一未有童子五人捧斝者二呼盃者一縱盃者二一卷
凡六十人內鳥一隻其或吟或詠或醉或眠或俯或仰
或起或坐或舞或取或趨或止曲盡其態尤有異焉皆

始於一良工之肖方有名於筆鋒之下是可竒也由斯知晉代之衣冠人情之風美有若是耶故於洪武九年秋七月記

盛叔彰全畫記

朕觀世有萬物若易者至易而不難難者至難而不易吾嘗謂定矣一日入裝背所背者以數器足五色於前疑其事而懷之少間遙見背生盛叔彰者揮毫於古圖之上於心惡之將以為今古人異藝况此圖歷代祕藏

之物物皆上品安得而輕著筆耶於是特趨而俯視見古畫一卷名曰上品於中山積水廢間有存者極其神妙令人美翫甚恨不全何期盛叔彰運筆同前色如初著故曰全畫是難得也試問斯人彼以全畫為妙除此外更何曰他無能而亦頗畫山水曰彼圖既成鬻之於市人有買者乎曰近年以來缺曰非也乃世亂方定人各措衣食而不暇爾當篤其志而務斯他日買者如流之趨下可衣食終身毋中道而廢囑焉

僧智輝牛首山菴記

洪武十年夏四月有僧自遼之金山越海而來其僧關
內人姓王氏某歲出家於某寺受業於某師師與其名
曰智輝字曰朗然其智輝慇懃於座下周旋若干年後
長成志在東遊元都果而行之得達至某寺某年拜指
空於某寺未幾大將軍兵下中原入胡都智輝東往欲
渡鴨綠閱金剛山未遂初志而留禪金山其地北接曠
漠彼處人少寡禮義尚殺伐况人徙羶廬而北行深入

酷寒智輝自思此處地方每歲未秋勁風先至三冬江海為之合冰山川雪凝平地丈餘智輝乃曰非茹腥羶而不能居此方今中國有君萬姓寧家當此之際吾不歸而奚往於是乎持錫星奔攝雲山而西向四月渡滄海於登萊當月至京師朕召見之與語其僧問荅聰敏豁然有丈夫之氣豈比泛泛之徒於是勅往天界使寧神以禪居未三月乃曰吾日中一食樹下一宿今居大厦坐食煩人豈不福將薄而禍臻乞居山僻處願得力

耕火種自為生計以度天年實吾初志也於是許之不
旬日其僧來謁而辭賜齋於西華門上朕謂僧曰爾今
既往同行者幾曰同行者有天界蔣山二住持曰送行
乎曰然於戲美哉世之學業者如二山之住持雖非通
漏之輩其尋常之僧遇之安有相待若是耶今爾僧向
後果堅貞於釋氏其名必不朽矣特為之記

遊寺記

朕因憂慮既多特入寺中與禪者盤桓暫釋幾冗之一

時入寺既行凡所到處無不有佛及至方丈平視兩壁
皆懸水墨高僧凡四軸六人一軸三禪海水一軸了經
松下一軸撫鹿溪邊一軸樂水於巖前嗚呼住持者志
哉所以設此意在感動心懷堅立寂寞之機甚得其宜
也何以見之如三禪海水者其海潑天飛浪煙海四際
其高僧凝然舉塵而揮鼎足而坐可謂奇矣動修者一
也又了經於松下對月於昊穹可謂清之極矣復有一
僧前撫鹿於溪後山神以密護可謂行至矣又坦然而

無慮樂然而無憂樂水於山根可謂寂寞而已斯四轉
六人足可堅修者之心朕為斯而樂至暮而歸餘月復
至寺由東廡而入見畫像圖形皆男女夾雜濃梳艷裹
者紛然將謂動小乘而堅大乘也徐至苑中見有數架
侈上薔薇朕亦謂非宜也少時憇方丈顧左右壁亡其
前日所有高人四軸不覺興歎矣何哉所以歎者不惟
畫於薔薇不合有而有四軸高僧當懸除去皆非所宜
故興歎息焉

靈谷寺記

朕起寒微奉天繼元統一華夷鼎定金陵宮室於鍾山之陽密邇保誌之刹其營修者升高俯下日月殿閣有所未宜特勅移寺凡兩遷方已當欲遷寺之時命太師於諸山擇地及其歸告乃云山川形勢非尋常之地其旁川曠水縈且左包以重山右掩以峻嶺皆轟穹岑排森松以摩霄漢虎嘯幽谷應孤燈而侶影鶯轉巖前啟修人之清興飲潔流於山根洗鉢於湍外魚躍於前淵

鳥棲於喬木鹿鳴呦呦為食野之萍云之若是既聽斯
言朕懽忻不已此真釋迦道場之所也即日召工曹會
百工趨所在而建址百工聞用伎以妥保誌曜靈佛法
人皆如流之趨下嗚呼地勢之勝豈獨禽獸水族之樂
伎藝之人惟利是務云何聞建道場不憚勞苦一心歸
向自洪武某年某月某日時某甲子工興至某月日時
工曹奏朕為釋迦道場役百工各施其伎今百工告成
朕善其伎特命禮曹賜給之工曹復奏伎藝若是有犯

役者五千餘人為之奈何朕忽然有覺噫佛善無上道
場既完安可再罪當體釋迦大慈大憫雖然真犯特以
肯災一赦既臨輕者本勞而逸死者本死而生歡聲動
地感佛慈悲吁佛之願力輝增日月法輪建樞燈繼香
連於戲盛矣哉願力之深乎然是時國務浩繁不暇禮
視身雖未至夢遊幾番此觀之歟夢之歟嗚呼未嘗不
欲體佛之心而謂眾生悞奈何愈治而愈亂不治而愈
壞斯言乃格前王之所以今欲寬不可猛不可奈何然

一日潔已而往禮視去將近刹餘里俄谷深處嵐霞之
杪出一浮圖又一里既將近三門立騎四顧見山環水
迂禽獸之所以果然左羣山右峻嶺北倚天之疊嶂復
窮岑以排空諸巒布勢若堆螺髻於天邊朝鶴摩天而
翅去暮猿挽樹而跳歸喬松偃蹇於崖畔洞雲射五色
以霞天此果白毫之像耶谷靈之見耶朕欲有謂而恐
惑人故默是耳今天人師有殿諸經有閣禪室有龕雲
水有寮齋有大厦香積之所周全莊嚴備具以足朕心

矣故敕記之

明太祖文集卷十四